

趙基天詩集

人民文学出版社

趙 基 天 詩 集

适 夷 白 銳等譯

人 民 文 學 出 版 社

一 九 五 八 年 • 北 京

조 기 천
조 기 천 선 집

조선 작가 동맹 출판사 1955년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320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003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

书号888 字数123,000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0 7/8 插页8

1953年9月北京第1版 1953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0—6900册

定价(4) 1.05元



作者像

1331266/15
10

出版說明

赵基天是朝鮮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著名的战斗詩人、爱国主义者。他于一九一三年出生在朝鮮咸鏡北道会宁郡的一个貧农之家。但是他从小就离开祖国，随全家流亡到苏联。在苏联的这段时间里，他畢業于高尔基师范大学，并从事过出版、教育工作及俄罗斯古典文学的研究工作；同时也开始写些文学評論和詩歌。一九四五年“八·一五”苏联紅軍击潰了日本帝国主义、解放北朝鮮的时候，赵基天才和苏軍一道回到了自己的祖国。

赵基天回国之后，立刻献身于祖国的文学艺术事業，除写了大量的优秀詩篇之外，还担任过北朝鮮文学艺术总同盟的常务委員，一九五〇年又被选为常务委員會副委員長。这一时期，正是朝鮮人民剛剛摆脱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統治，在劳动党和金日成將軍的领导下，热火朝天地从事和平建設的时期；而在南朝鮮，美帝国主义則扶植起他的走狗李承晚，取日帝的侵略而代之。面对着这样一个时代，詩人写了大量的詩篇，他一面歌頌了祖国北部的解放、土地改革和苏、朝友誼，同时，他也忿怒地譴責了美国可耻侵略，并歌頌了南朝鮮人民的反美斗争。像有名的“圖們江”、“土地之歌”、“我們的路”、“战斗的丽水”就是在这个时期写成的。

長詩“白头山”是詩人的代表作品。在这首長詩里，他成功地創造了朝鮮人民敬愛的領袖金日成將軍和他所領導的抗日游

击队员们的形象。此外，还写了表现和平建设的长诗“生之歌”。在长篇叙事诗的写作方面，赵基天的“白头山”是最早出现在朝鲜诗坛上的，给了后来的长篇叙事诗的作者们很大影响。

朝鲜卫国战争爆发以后，诗人和一切朝鲜爱国的人民和作家一样，立刻参加了保卫祖国的斗争。他所写的大量的战斗诗篇，如“我的高地”、“让敌人死亡”、“在燃烧着的街道上”简直就成了对敌战斗武器。其中，最为广大人民所熟知、所传诵的是他的“朝鲜在战斗”。这首诗的战斗性是那样强烈！那样激动人心！有许多战士就是高喊着这些诗句而冲向敌阵的。

由于他对祖国和人民有着卓越的贡献，荣获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委员会的二级国旗勋章。

赵基天于一九五一年七月三十一日不幸牺牲了，他用自己生命捍卫了祖国的荣誉和独立。甚至在他牺牲的时候，怀里还紧紧地抱着他的未完成稿“飞机猎手”。赵基天不但是一位战斗诗人，而且还是一个英勇不屈的保卫祖国的战士。

我国过去曾经介绍过他的“白头山”、“生之歌”及一些短篇。我社这次出版的“赵基天诗集”包括长篇叙事诗、抒情诗和抒情叙事诗三个部分，是根据朝鲜作家同盟出版社的版本“赵基天诗集”译出的，编排次序完全按照原书，没作任何更动。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

1958年3月18日

目 录

出版說明.....	1
-----------	---

長篇敘事詩篇

白头山.....	3
----------	---

生之歌.....	75
----------	----

抒情詩篇

獻給斯大林大元帥	169
----------------	-----

圖們江	173
-----------	-----

大街	177
----------	-----

迎接“五·一”!	180
----------------	-----

垂柳	183
----------	-----

我們的歌	184
------------	-----

莫斯科	186
-----------	-----

鞦韆	191
----------	-----

坐在白色的岩山上	193
----------------	-----

在河堤上	195
------------	-----

憤怒	197
----------	-----

口哨	200
----------	-----

東海	202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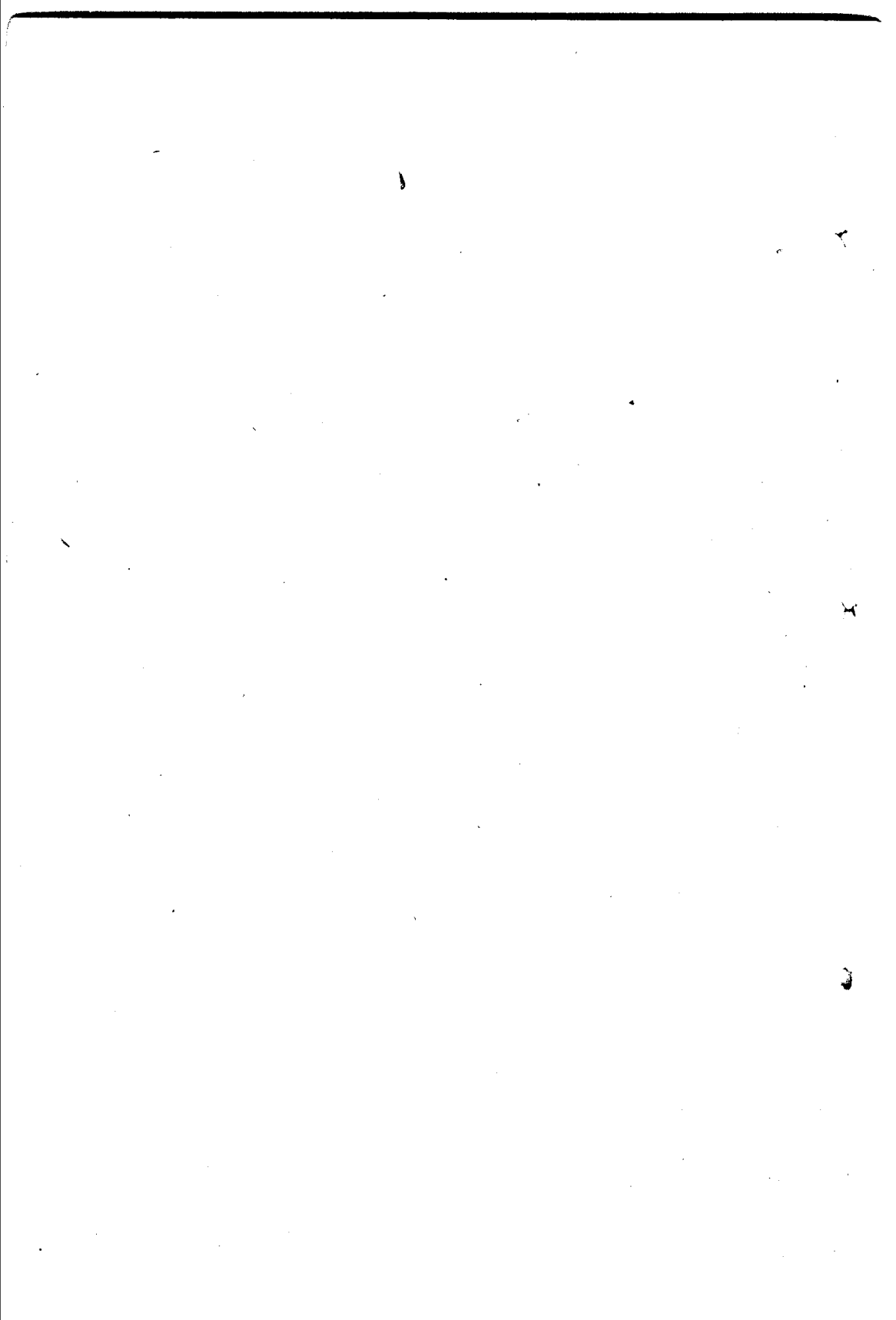
十月	205
----------	-----

在燃燒着的街道上	207
朝鮮的母親	214
讓敵人死亡	217
迎接第一個黎明	224
雪路	227
春之歌	229
朝鮮在戰鬥	232
我們是朝鮮青年	239
我的高地	242

抒情敘事詩篇

土地之歌	251
十字街	263
我們的路	276
戰鬥的麗水	304
飛機獵手	325

長篇叙事詩篇



白 头 山

这首诗，

谨献给

英雄的解放軍

——苏联紅軍。

序 詩

三千万同胞哟！

今天我要歌唱！

傳說天池①的青色的波濤，

仅由于白虎無声的笑，

所激起的浪头能直冲云霄；

讓这样的天池的青色的波濤，

把吹遍这地上的杀風

所燒爛的心胸治好。

把几千年苔痕深深的巨岩当作石硯，

① 天池，在白头山巔，是一个从火山休火口变成的大湖。

磨快这支铁锈的伤残的笔，
像杀敌的枪尖。
我，这国土的無名的詩人，
我要歌唱，在解放了的今天！

皚皚的白雪隔斷悬崖，
重叠的峰岩插入天空，
在这傳說曾有仙女騎虹下降的天池，
連云雾也升不上的高峰，
啊，掉轉我們回忆的小舟，
駛向过去的时间的河流——
在什么年代，什么时候，
我們的游击队曾經攀登这个山头，
在峰巔頂天屹立，
怒火燃燒胸間，
举起解放战争的最后烽烟？

今天北国的正义的战士们，
在这个被死亡威胁的国土里，
带来了新生的光芒；
解放史輝煌的大路，
跨过豆滿江^①的流水，
穿过白头山起伏的峰巒，
直伸到今天的民主朝鮮。

① 即圖們江，朝鮮人称作豆滿江。

在長白溪谷間到处遺留着的
过去的战迹，还历历在目，
我今天安心地攀上这个山头，尽情地
历数祖国三千里江山①，
像数着掌上的纹路。

啊，祖先的土地哟！
当你五千年的血统，
被日本帝国主义的凶刀砍断的时候，
在割碎了的一塊塊的肉里，
有多少仇恨的热血在奔流？
当你的命运被放在刀俎上的时候，
有多少千万志士穿过夜路，
走进这白头山的深林里头？
枯叶堆里的瞌睡多么恋人；
出入死境像出入家里的門。
他們是什么人哟？
山啊，祖先土地上的山哟，講吧——
在这解放了的土地上，
是誰，为人民而战斗？
是誰，站在人民斗争的先头？

噓，不要作声！
石岩上老虎出来了，

① 朝鮮土地，南北縱貫三千里，“三千里江山”是朝鮮人自稱其國土的別名。

白头山的老虎出来了。

前脚有力地跨出来，

两眼眈眈注视着南方的天：

“呜恶，呜恶！”

震动群山的咆哮，在溪谷里发出迴音，

舞着爪子，像击毁了什么：

“呜恶，呜恶！”

然后，像扫过山头的风，消失在尾声中。

只留下石岩矗立不动。

山风掠过石上的藓苔，

好像老虎还站在石岩上。

聚精会神地倾听：

啊，可还能够听到那嗡嗡的尾声么？

可还能够听到

那滚动山石、摇撼草木的吼叫么？

石岩，啊，石岩！

我怎么能知道：

是不是这座石岩，

啊，也许就在这座石岩顶，

游击队的哨兵曾站立着侦察敌人。

在这石岩顶，多少爱国者举起武器

为祖国宣誓：

苏联的勇士，曾在这里发出解放的呼声。

屹立在长白山头的，这座无名的石岩，

啊，深深扎根在我的心胸，

撫摩着岩上的过去的战迹，
收集着貧弱的詩情，
描繪白头山的英雄。
三千万同胞哟，面对着你們，
高也好，低也好，用我自己的声浪，
挺起了胸膛，我尽情地歌唱。

第 一 章

—

越过一个山头，又是一个山头，
——到底有多少山头哟？
过了一个又一个，
像等候着似地，
前面又擋上了山头！
后面，接連着山溝——
杉树和橡树，連路都遮住。
像挑夫被重担子折磨，倒在路边，
連綿的山谷沒有尽头！
几百里地遮蔽着密林，
几千里地埋在白雪里——
凶猛的野兽，
到这里就回头；
飞鳥也怕寂寞，
飞来了又飞走。

这长白山脉的深处，兴山的狭沟——
悬崖上，
冒着刀样的寒风，留下一行脚印，
往哪去呀，向着北方，向着北方，
是多么凄凉の脚印哟！
啊，这是誰の脚印？
是在風雪中迷路的獵者？
还是悲哀絕望の旅人？
是哪里来的这些人，为什么往北行？
在北方，白头山揮乱着白髮，
捧着雪花在遍地乱撒，
連严霜也会發出嘆息而流泪。

二

可是雪地上，
明明地留着脚印——
細細地瞧呀，
这些脚印，
在这里，沒一点絕望の陰影。
昨晚上，一队身上紧裹着杜魯馬基^①の人，
穿着雪靴，打这兒向北走去。
走过了几百个人，
可是只留下一个脚印——
今天，跟踪着这脚印，

① 杜魯馬基，是朝鮮人穿的外衣。

几十个日本鬼子兵，
雪埋得齐腰那么深，
要放一把“讨伐”的火，在这深林。
前面跑着两条军犬，
后边跟着一个戴眼镜的人，
再后边，是积着浓霜的枪杆的林——
“只有一个人的脚印呀，
别的人都到哪去了呢？”
眼镜闪着光，向悬崖的四周扫望——
走在前头的第一个嘟囔着说：
“嘿，简直是神出鬼没……”
旁边的人还没回答，
“砰！”一發槍聲，
震碎了冻结的大气，
戴眼镜的鬼子半身埋在雪里，
倒下去了，像鞠躬一样。

三

紧接着，
紧接着，兴山的山沟便爆炸起来了——
步枪声、炸弹声、机关枪声，
鬼子兵的惊惶的叫声！
紧接着，悬崖崩塌下来了……
撞的撞，碰的碰，一起跌倒，
石塊滋滿了溝壑。
“万岁，万岁！”——震动山谷的呼号，